

乔治·佩顿博士，《圣经翻译》，第2节，

圣经翻译简介，第2部分

© 2024 George Payt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的《圣经翻译》教学。这是第二节，《圣经翻译简介》第二部分。

大家好，我是乔治·佩顿。我将继续讲解《圣经翻译》系列，我们将讨论《什么是翻译》，介绍《圣经翻译》，这是第二部分。上次，我们讨论了翻译。什么是翻译？翻译就是将文本的含义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

我们讨论了翻译和口译之间的区别以及其中的一些区别。现在我们来谈谈圣经翻译的其他方面。有一位作家，朱莉安娜·豪斯，她在2016年写了一本书，这是一本厚厚的书，大约一英寸厚，讲的是翻译。

她整理了不同学者对翻译的定义，大概有六到八个，而且各不相同。他们对翻译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很难确定并得出翻译的定义。

但本质上，让我们谈谈关于翻译的一些我们都同意的主要事情，我们可以谈谈这个过程。这给了我们一个画面，而不是对翻译给出一个“字典定义”。所以，你从源文本开始，无论它是什么语言，ST就是源文本。

然后，您将源文本的含义转移到目标文本中。这来自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因此，我们谈论的是传达含义，我们谈论的是等值，它有某种平等性，文本有某种目的，它是出于某种特定原因而产生的。

这个问题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被讨论。贺拉斯是一位学者和演说家，他有自己的翻译理念。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会看到杰罗姆将武加大译本（拉丁文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时的工作。

这是拉丁语中的通用语言，即武加大译本。他对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翻译应该是逐义翻译，而不是逐字翻译，除非是圣经。

他翻译经文时非常非常小心。他说，即使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的标点符号也很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些含义，我们在传达含义时需要认真对待它们。

因此存在着这种二分法，我们称这种二分法为直译与自由翻译。自杰罗姆时代甚至更早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应该直译还是自由翻译。如果你看看，直译是什么意思？自由是什么意思？不幸的是，它们都太模糊了，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因此，当我们谈论这种字面意思与自由意思的二分法时，它似乎没有什么帮助。但与此同时，我们却随处可见这种说法。它无处不在。

但即使这没什么帮助，它还是可以作为开始对话的起点。所以这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当你翻译一本小说时，应该逐字逐句地翻译，还是应该意义对意义？或者应该以某种方式以意义对意义？当你翻译一份法律文件时，应该逐字逐句地翻译，还是应该更富有表现力？自从翻译开始以来，所有这些问题就一直在存在。

实际上，我们第一次翻译圣经是将旧约翻译成希腊文，这就是所谓的七十士译本，大约在公元前 200-300 年翻译完成，直到基督时代。不同的人翻译了七十士译本的不同部分。所以，直译与自由译本整个问题都在谈论语言方面。

它谈论的是最终产品的形式是否应该与原始产品的形式相似。这通常是人们说“直译”与“自由译”时的意思。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之间永远不可能一字不差。

你做不到。即使是我们最直译的英文圣经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会举一些例子。

但整个字面翻译都是语言层面的，但我们在文化转换方面也遇到了困难。比如说，《创世纪》的翻译是写给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某个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自己的文化理解，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与文本有关，因为写这本书的人或写这本书的人是写给那群人，他们自己的文化，同一种语言和部落的人。所以，当我们去做这种转换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因为我们不是来自同一种文化。

我们并非来自同一个环境，整个社会环境都不一样。因此，我们在翻译时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不只是翻译单词。

这不仅仅是用这个词来代替那个词，或者用这句话来代替这句话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我们如何用目标语言来描述源语言的世界，以及在目标文本中传达的源文本。这些是一些挑战，我们将在本系列的后续内容中说明这些不同的主题。

好的，正如我们所说，我们有源文本，然后我们尝试将源文本的含义翻译成目标文本。House 提出的一个观点是，你总是在回顾和展望。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当你在翻译时，你先翻译一部分，然后再回头看源文本。

我说得对吗？所以，你要阅读原文，阅读你在目标文本中写的内容，你总是来回反复，因为你总是想确保我们传达得很好。它准确吗？意思能传达吗？所以总是有这种来回的关系。翻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对翻译材料的看法。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吗？这对于那些在其语言和文化中有着文学历史的语言来说尤其如此，这些语言也有被翻译成该语言的历史。那么，问题是，特定文化中特定文学体系的当地人如何看待翻译产品？它是次要的吗？质量较差吗？是劣等的吗？在我们的例子中，英语圣经是否比希腊语或希伯来语差？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您如何看待教堂里的大多数人？他们是不是坐在那里想，天哪，我真希望我手头有希腊文版，而不是我手头上这本 ESV 版？或者诸如此类？可能不会。圣经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出版，而且也有英语版本，然后就成了我们的圣经。这就是英语圣经。

我们不认为这是翻译，因为我们从小就读过它，或者从我们成为基督徒或信徒时就读过它。所以我们只是照原样接受它，并没有真正把它看作是翻译。很多人不这么认为。

有些人可能会，但很多时候，教堂里的普通人不会坐在那里说，对不起，牧师，希腊文不是这么说的。不，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你坐在那里，听牧师要说的话。

我的一些语言学学生在参加了翻译课程后说，实际上，有时我很难听牧师讲道，因为他们确实会把希腊语说错。我的一些学生有时说翻译课程毁了他们阅读圣经的能力。但通常情况并非如此。

那么，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我们在谈论语义等价或意义等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位作家，豪斯，是这样说的。

在翻译中，我们关注原文和译文，分析原文并系统地将原文分析中发现的形式和功能联系起来，以揭示作者最初的意图和选择。最终，语言翻译分析旨在使译者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我们分析源文本、形式、这些形式在该语言中的使用方式、作者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全部意图，然后我们如何将这些内容转化为另一种语言。

那么，翻译是什么？回到翻译，翻译是翻译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将书面文本从源语言转换为目标语言的过程，这意味着目标语言人群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书面产品或目标文本是该过程的结果，并在目标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挥作用。对不起，第一个是源文本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点是目标语言和目标文本的社会文化背景。然后第三点是认知、语言、视觉、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它们是第一点和第二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必须仔细思考。

这是一个认知过程。它是语言的。你考虑一下语言。

你在思考词语。你在思考短语。而且它是视觉化的。

你试图描绘出另一种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因此，这里面涉及到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

圣经中人物的世界观与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不同。你如何弥合这些差距？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认为的翻译，即从源文本到目标文本的翻译，然后是认知和语言特征。因此，已经确定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翻译。

第一种翻译是语内翻译，即意义内翻译。所以这是在同一种语言中。如果我们

有语内翻译的例子呢？语内翻译就是当你解释某件事时所做的。

例如，如果你和一个孩子谈话，他们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必须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昨天，我的儿媳妇和我们三岁的孙子谈话，她说，上帝是万能的。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她说这意味着上帝是全能的。

这是语言内翻译的一个例子。当你有技术语言，并想将其传达给不属于该特定领域的人时，它会被转换成不同的形式，以便那些人能够理解。《Windows for Dummies》就是一个例子。

你们有这些技术专家，这些会说计算机语言的怪人，对不起，你们能用英语说吗？所以，这就是语内翻译的一个例子。语际翻译是我们最常考虑的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我们将花大部分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想提一下第三个问题，即符号间翻译。

符号学指的是符号或象征，以及一套符号和象征系统。那么，当你将某样东西从一个符号系统翻译到另一个符号系统时，你会怎么做呢？例如，口语中，声波就是一种符号系统，每种语言都不同，因此它们使用声波的方式也不同。书面字母也是一样。

书面字母是一种不同的符号系统，用于传达思想。因此，它采用声波系统，并将其放入使用这种特定语言的符号的书面系统中。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

但在某些方面，我们谈论的是将书面文本转化为口语或口语，并将其书写出来。让我们拓宽我们对符号间性的理解和概念。那么，将书改编成电影呢？这在多个层面上都是符号间性的。

或者某本书的戏剧表演。或者百老汇某部戏剧的戏剧，然后被拍成电影。或者你拿一本与此相关的书。

那么歌曲呢？特定主题的歌曲。因此，我们有多种方式进行符号间翻译。今天，我们通常不认为这是翻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翻译。

因此，如果你用法国小说拍了一部英文电影，那么从语言角度来说，这既是翻译，也是符号系统。所以，这是从书面文字到电影、视频的翻译。所以，这些翻译过程甚至与圣经翻译有关。

在圣经翻译圈中，我们称其为用于圣经参与的材料。我们所说的圣经参与是什么意思？圣经参与：我们希望人们参与圣经的内容。我们希望人们参与阅读圣经。

那么，你从小到大接触过哪些与圣经无关，但又与圣经有关的东西呢？有人看过儿童版的圣经故事书吗？蔬菜故事、视频、儿童歌曲。我说这些，有时年轻人不知道我的意思，但其实是法兰绒图。法兰绒图就是你拿一块法兰绒布，然后从这块布上剪出一些小人物，然后你把布贴在那里，然后老师就可以讲课了。

圣经学习是圣经学习的载体。圣经学习适合儿童，圣经学习适合成人。同样，电影也是。

耶稣电影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正在播放的电视剧是什么？天选之子。天选之子是圣经的参与者。

《The Chosen》是跨符号翻译。人们喜欢它。它很棒。

我们可以从视觉上看到圣经可能是什么样子。它真的和圣经一模一样吗？不。它足够接近圣经，至少能给我们一个概念吗？它还是有用的。

我们为什么要制作圣经互动材料？你是在通过观看《天选之子》来教授圣经研究吗？不。这不是我们制作它的原因。我们制作它是因为这些材料吸引了我们，并建立了认知心理联系，同时也建立了精神和情感联系。

我们通过观看《天选之子》等节目、听歌和读书来了解圣经内容。目的是让我们更多地接触圣经和上帝。想想我们在教堂唱的歌。

我们为什么在教堂唱歌？因为这是礼拜的一部分。它把我们与上帝联系起来。因此，整个圣经参与领域是当今圣经翻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那本书。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也不断增长。你们中的一些人从小就开始信仰。而我不是。

我成年后才开始信仰。但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圣经。因此，今天的圣经翻译涉及圣经与不同材料的结合。

接下来，我想谈谈什么是好的翻译。我们正在讨论好翻译的四个特质。首先，好的翻译，现在指的是印刷翻译。

这不是圣经交际材料。印刷翻译需要准确。含义需要是圣经文本的含义。

我们没有权利改变这一点。因此，当我们审视准确性原则时，我们不会在文本中添加任何不该有的内容。我们也不会删除任何内容。

我们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没有添加任何内容，没有改变任何内容，也没有删除任何内容。因此，这三件事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其次，它听起来应该像正常的语言。它不应该听起来很奇怪。我听说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在门上贴了一张尤达大师的照片，他是一名希腊语老师，海报上写着，尤达大师的语言是可以的。

尤达说话还可以。在希腊语课上，尤达说话还可以。当你参加希腊语考试时，你的教授想知道，你真的理解了所有这些词吗？于是你最终把这些词寄到商店，他说，他理解了吗？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写的。

它会很快变得乏味。你会厌倦听到和阅读这些内容。在圣经翻译中，尤达说话是不合适的。

这听起来应该很正常。听起来应该像人们真的在说话，并且带着一些谨慎。但让我们继续。

所以听起来很自然，很正常的语言。另一件事是它需要让人听得懂。所以如果我用斯瓦希里语跟你说话，我会突然用斯瓦希里语开始说话。

你无法理解我。真的，我这么做也没用。因为你不理解，所以我这么做也没意义。

我们的经文是否能够很好地传达信息？人们是否能够理解？如果他们无法理解，那么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否已经完成？请记住，这是为了沟通，我们几分钟后将讨论沟通问题。那么，它是否准确？是否自然？是否清晰？最后一个问题是它是否可以接受。它是否符合人们的期望？通过这一点，我们想知道，这些人是否喜欢我们翻译的方式，是否乐于阅读？在坦桑尼亚，有一种语言是由另一个机构翻译的，是另一本圣经。坦桑尼亚南部的另一家机构用这种语言翻译了一本圣经。

他们试图更新一百年前的译本。第一个译本完成于 1910 年，现在已是 90 年代末，他们正试图制作更新版本。他们实际上做的是重新开始。

他们用了大约六年的时间翻译了整本圣经。我去过那个语言群体的教堂，我问他们，你们喜欢那本圣经吗？哦，我们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啊，我们就是不喜欢。

我从来没有真正弄清楚原因。但基本上，他们说，我们不喜欢它的任何东西，我们不使用它。好吗？他们不接受它，你知道他们不接受它是因为他们不买它，他们不购买它，他们不使用它。

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圣经被放在仓库里的箱子里。我们希望我们的圣经被使用，所以我们需要确保它是可以接受的。现在，这些就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追求的四个品质。

这也是我们在翻译过程结束时，或者说，在翻译过程即将结束时用来评估翻译的四个特质。因此，在圣经翻译领域，我们通常在翻译中做的事情之一是，假设我们翻译了一本特定的书，比如《约拿书》。然后我们会把它拿出来和人们

一起阅读，我们会问，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你能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吗？它说了什么？里面有没有你不认识的词？是的，我们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

因此，我们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以便我们能够判断，它听起来自然吗？它清楚吗？它可接受吗？你喜欢吗？这是你会乐于阅读和使用的东西。因此，我们在前端使用这些目标，然后在流程结束时作为衡量标准和测量工具。因此，我们的目标是用接受语言（与目标语言相同）高质量地呈现上帝的话语，以符合基督教社区的期望。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圣经翻译中的其他一些问题。所以，当你进行圣经翻译时，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事情。还有这个问题，即人们想要什么风格？一开始并不总是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风格。

在一个地方，他们提前在坦桑尼亚对这种语言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说，好吧，让我们以斯瓦希里语的圣经为例，斯瓦希里语有三个不同的版本，他们将一段经文翻译成当地语言，模仿第一个版本，即从英语直译到斯瓦希里语。第二个版本具有一定的可交流性，第三个版本就像英语的意译和斯瓦希里语的意译，然后他们翻译了三个不同的当地语言段落。一个是直译，一个不太直译，一个更像意译。

于是，他们问人们最能理解哪一个？他们说，嗯，第三个。他们问他们最喜欢哪一个。他们说，字面意思。他们说，嗯，这很有趣。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当我们坐在教堂里时，他们用斯瓦希里语给我们读圣经，我们根本听不懂。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他们认为圣经应该是晦涩难懂、无法沟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当我们不确定人们想要什么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开始翻译过程，也许我们会制作一些更直白、更易于交流的内容，然后问，哪一个最适合你的人民？哪一个最适合你的基督教社区？然后他们开始说，好吧，虽然我们明白第一个的意思，但第二个更符合我们的需求。在坦桑尼亚南部，我们用两种语言工作。

一种是三姑语，一种是汪吉语。三姑族建立教堂的时间不长。教堂只有大约20年的历史，而且该族群中许多人还不是基督徒。

因此，他们说，我们希望为我们的人民提供一种更易于交流的翻译，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吸引他们，让他们理解经文时不会遇到太多障碍。另一方面，王集人拥有教堂已有70、80甚至100年的历史。人们精通经文。

他们熟悉斯瓦希里语圣经，他们说如果圣经更接近斯瓦希里语就没问题，我们知道斯瓦希里语更接近英文的直译。因此，根据他们想要的，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人群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翻译。我们始终需要考虑的另一件事是，是否有现存主要语言的圣经？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这种语言是斯瓦希里语。

为什么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人们会将译本与现有的圣经进行比较。如果他们说，哦，这与我们已经了解和喜爱的圣经有很大不同，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它。同样，这种可接受性的概念在这里发挥作用。

那么，当你翻译圣经时，你会保留多少与人们熟悉的圣经的相似之处？这种趋势在1950年代的美国出现，当时使用的是英王钦定本圣经。你无法改变英王钦定本圣经。这是上帝的话语。

但后来有人说，是的，但我们真的不懂钦定版圣经。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是否存在现存的圣经，人们对现存圣经的尊重程度是否足以影响到你需要翻译的方式？我们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该国是否还有其他主流宗教占主导地位。可能是伊斯兰教。

可能是佛教，也可能是印度教。这些主要宗教通常都有一套主要的宗教文献。

宗教文献可能普通人根本读不懂，但其文学水平很高，语言标准很高，甚至具体术语都是宗教术语。所以他们期待这种高水平的作品。如果你没有创作出这种水平的作品，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的一位同事在中亚的一个国家工作，他用 A 语言翻译圣经。B 语言的圣经是由另一个圣经机构翻译的，而不是威克里夫。他们进行了基于意义的翻译。因此，他们完成了整本圣经的翻译，但社区里的人说，我们不喜欢这样。

这是写给小孩子的。我们不是小孩子。这太解释性了。

这不是宗教书籍应有的样子。于是，他们把翻译好的书一箱箱地送到这家圣经机构的办公室，把它们堆起来，然后放火烧了。它们被烧了。

我的朋友与他的翻译团队（与他一起翻译的基督徒）进行了交谈，他们说，我们不想烧毁我们的圣经。请帮助我们在这种高级语言和易懂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时除了重新措辞并使其完全不同之外别无他法，因为这就是语言的要求，使它至少具有一定的意义。

所以，我们为此而苦苦挣扎。我们必须找到平衡点。我们必须找到中间立场，找到折中点。

所以，我们在翻译时会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我们考虑的另一件事是，目标受众是谁？你为谁写这篇文章？你为谁写这篇文章决定了我们如何措辞。所以，如果你认为每篇书面文字都有一定的声音，那么你写的每篇文章都有一种声音。

作者有自己的声音，他们会把这些声音倾注到他们所写的文本中。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受众是谁？没有普遍的目标受众。这取决于每个社区。

作为一般经验法则，作为一般原则，通常情况下，我们试图为年龄在 25 到 45 岁之间的成年人写作。如果你试图保留 45 岁以上人群的旧语言，你就会得到一些难以阅读的东西；也许人们不了解这些词汇，他们也不会阅读。如果它太简单，那么 20 多岁和 30 多岁的人会说这是给孩子看的。我们不喜欢这样。

因此，到 25 岁，一个人基本上已经成年，而且通常已婚，通常有孩子。因此，这种认知过程已在他们的头脑中固化，他们对语言的理解水平与大多数成年人相当。因此，我们试图将目标人群定在 25 至 45 岁之间。

那么，在文化中，我们的目标受众是谁？是非基督徒吗？是所有人吗？是基督徒吗？同样，我们不能普遍地说应该是这个或那个。但通常，它是针对教会中的人。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人民说话。

上帝对摩西说话，并把律法赐给摩西和人民。所以圣经一直是教会的福音。上帝没有把圣经赐给非利士人，或者他没有把圣经赐给非利士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和其他所有民族，对吗？不是的。

他把圣经传给了基督徒，也就是信仰者群体。所以，在旧约中，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信仰者群体。因此，圣经通常是信仰者群体翻译的。

那在一个从未出现过圣经的地方呢？我曾在其中一个地方工作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谁翻译？我们为基督教信徒或将要信仰基督的人翻译。从传教士的传教角度以及我在大学期间接受的传教士培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来看，我们不会根据人们的不同而改变信息，这样我们就能赢得他们的支持。

我们保留圣经中的信息，并保持圣经的完整性，同时传达福音的真理。福音会冒犯人吗？是的。耶稣的话冒犯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吗？是的。

这是事实吗？是的。我们如何达到这种平衡？这是需要注意的。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为基督教信徒社区或未来成为教会的人翻译。

那么脚注之类的东西呢？交叉引用之类的东西呢？书籍简介之类的东西呢？词汇表呢？我们把所有这些都称为副文本材料，而不是文本本身。我们到底应该把它们放进去吗？为什么要放进去？很多时候，来自不同语言群体的牧师都在使用斯瓦希里语之类的语言，我们从坦桑尼亚的牧师那里发现，他们使用斯瓦希里语，但这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它确实没有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当我们用他们的语言提供译本，并添加脚注、交叉引用、词汇表和介绍时，他们坐在那里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在圣经里。这太棒了。而教堂里的人可能不会花时间阅读这些。

那么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为牧师提供经文，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经文，这与他们如何在讲台上、在布道和信息中交流有关，牧师们告诉我们，这很棒。我的讲道刚刚起步，现在影响力更大了，因为我对经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所以在某些地方，当然，我们想和教堂里的普通人交谈，但最初最常使用它的人可能是牧师。

因此，我们为牧师提供翻译服务。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平衡。再说一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

没有任何一件事必须在每个情况下都如此。这取决于你为谁翻译，与谁一起翻译，基督教社区是什么，而且，整个问题是，他们想要什么？好吧，谈论跨语言。跨语言。

你只是换一种说法，对吧？很简单。好吗？开始吧。所以我们有这些句子。

这些句子可能是医务人员说的。假设你是一名口译员，而你口译的对象是一名八岁的美国儿童。好吗？因此，医务人员说完每一句话后，你必须在一瞬间重新表述该句子，并且只说一句话，而不是解释。

你不能写一段话。用不同的方式对孩子说那句话。好吗？那么，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句子，第一个句子怎么样？你的医生建议你遵循低脂饮食。

你会怎么说呢？什么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一个是动词“跟随”。通常，你会跟随在你前面的人，或者你前面的东西。或者你会遵循指示。

但节食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建议，孩子可能会明白。建议，或想要，他希望你这样做，或其他什么的。

好吗？或者她希望你这么做。太好了。所以接下来，你必须使用不同的词。

低脂饮食。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给学生们的一组真实句子，令人惊讶的是这有多难。所以他们想出了，哦，你需要多吃水果和蔬菜。

太棒了。有多少人举手在蔬菜上抹上一大堆黄油？是的。这是低脂饮食吗？不，不是。

好吗？或者你有一个砂锅，里面装满了美味多汁的油腻食物，里面有很多蔬菜，但它不是低脂的。我们需要传达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一个词，跟进，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有低脂这个词，这是一个挑战。

那么，我们可能会用“吃”这个词来代替它。你的女儿建议，你的医生建议你吃什么？低脂饮食。这真的很抽象。

你吃什么？我们吃食物。好吗？这种食物应该是什么样的？脂肪含量不多的食物。这是低脂饮食吗？这可能是我们能用一句话快速回答的最接近的问题了。

好的。那第四个呢？一些过敏症状包括眼睛发痒、流鼻涕和打喷嚏。那么，医务人员有没有说过病人有这些症状？没有，这只是描述，对吧？所以过敏症状是一个问题，包括问题。

因此，过敏症状是抽象的，但我们需要让它们对孩子更具体一些。因此，我们可能会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东西过敏，那么我们会从那里开始，他们可能会眼睛发痒，可能会流鼻涕，可能会打喷嚏，或者经历打喷嚏。因此，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说，我们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

甚至第三点，看起来也很简单，这些眼药水会导致视力模糊几个小时。我们马上要滴入您眼睛的这些眼药水会让您看东西模糊。再说一遍，视力模糊是抽象的，您会看到模糊的东西，或者某种形式的模糊，对孩子来说更有意义。

视力模糊就像，我们谈论的是谁的视力？或者即使是孩子，我也理解“视力”这个词。所以，我们再次考虑什么？目标受众？我们考虑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与他们沟通？我们如何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它是像过敏症状这样的简单信息，还是像遵循低脂饮食这样的指示？这两者是不同的。其中一种是鼓励，可以是命令，也可以是劝告。

第二个是直接的信息。因此，我们根据交流的初衷进行不同的交流。因此，仅从复习的角度来说，翻译就是将源文本在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和功能转移到尽可能具有同等意义和功能的目标文本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讨论这些医学句子的功能。目标语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等效意义和功能。再次，三种类型的翻译。

跨语言，两种语言之间。语内，一种语言内。以及跨符号圣经交流工具。

谢谢。

这是乔治·佩顿博士关于圣经翻译的教学。这是第二节，圣经翻译简介，第2部分。